抗戰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廿二小滿五月初七芒種

第一一一〇號

地址：山西興縣　丙戌年五月初三日

晉綏邊區 民衆醫院啓事

同人等秉爲民衆服務之宗旨，於臨縣青塘村，設立「晉綏邊區民衆醫院」，暫定治療手續如下：

（一）凡本邊區軍民來本院診治者，槪不收掛號費與治療手術費。

（二）凡來本院診治之邊區民衆，藥費只收半價。

（三）住院者伙食費自備，伙食費按當地市價折合計算。

（四）復員軍人、抗屬與家境貧苦者，免收藥費。但須持有區政府以上之正式證明函件。

（五）本邊區軍人來本院診治者，藥費一律免收，但須持有連以上之正式介紹函件；住院者須持有團以上之正式介紹函件，此項藥費可依介紹信，實報實銷。

（六）住院者須經本院醫師之檢驗。

本院同人謹啓

晉綏軍區後勤部　令　後字第三十六號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日

甲、其他邊區經過我區兵站者：（一）每人每日發菜金一百二十元，小米一斤六兩（早晚飯每頓菜金六十元，小米九兩，只向糧食局報銷斤）……站休息，中餐費則不發給過往者，由兵站將一百元的中餐費供給過往者。該中餐費由各站直接發給（即對某站發給）。（三）五週歲以上之小孩的伙食與大人同，一律按照其他邊區過往人員同等待遇。

（下接第三版中縫）

賀司令員對本報記者談

閻錫山蓄意進行內戰

號召我全體軍民時刻準備自衛，一個村莊也不准他佔領！

（本報專訪）國民黨反動派堅持專制獨裁、積極擴展內戰聲中，閻錫山現正聯合日僞軍，北起寧、忻、崞，南迄臨縣、大寧，分別集結重兵，其對我晉綏邊區之新進攻已沿全綫展開，且在繼續擴大。記者爲此，特走訪最近歸來的軍區司令員賀龍將軍，叩詢關於閻錫山部違法進攻眞相。

「眼前時局很緊張，有一些冒險家們仍想把人民投入內戰的血海，孤注一擲的幹。」賀司令員指出：特別在山西，反動派未曾一日停止過對邊區的滋擾，停戰命令後到四月三日間，閻錫山和傅作義部隊對我進攻計達三百一十四次，先後被攻擊的我方縣城共有九座，被佔重要城鎮有十八處。三月十八日執行部頒佈和字第六號命令，閻軍不特違令拒絕恢復一月十三日下午十二時前之位置，反更變本加厲向我進犯。四月初起，閻方調集三十四軍之四十五師等數千兵力，對我九分區舉行「蠶蝕」「清剿」，妄圖一舉將我軍驅逐或消滅。四月二日至五月五日間，閻軍僅在呂梁軍區對我較大進攻即達八十四次，出動兵力約一萬三千人，又續佔我村鎮二十餘處。

閻錫山祕密調集軍隊 我邊區週圍形勢異常嚴重

我方曾一再抗議、揭發，並經汾陽執行小組制止，但是閻錫山蓄意內戰，進擾更趨頻仍，且違犯停戰協定及執行部命令，秘密調動軍隊進行內戰部署，截至四月底，僅在晉中平川汾、平、介、靜、孝一帶，閻方在第一綫已集結有十九軍之三十七師、及三十四軍四十四師、七十三師等所屬八個團，外加三十四軍部及各師之直屬部隊，共約一萬二千人之衆。五月初又由大同非法調集劉效增七十師到汾孝，劉受命爲汾、孝、中（陽）「軍政民聯合剿匪處」主任。經查明，目前在晉中各縣集結之閻軍番號，尚有調至太原準備隨時出動之閻軍四十三軍之四十九師、及三十三軍之七十一師、四十六師等。五月十五日晨，駐太原閻軍七十一師二十二團及太原九、十縱隊（均由僞軍改編者）各一部和日軍三百餘，侵陷我太原縣之北格鎮（城東南二十里）；另由霍縣增調平遙一個團。此後對我滋擾愈益加多，先後已佔我徐溝、陽曲所屬村鎮十多處。北綫忻、崞、寧、朔一帶閻、日、僞軍，近亦開始蠢動。該處集結閻部第十九軍之四十師、六十八師二個師，二十四日拂曉，駐忻縣之四十師及六十八師各一部共一千八百餘出擾城西我西渦城與上社，並揚言要進攻我靜樂。目前正如箭在弦上，我晉綏周圍大規模內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形勢異常嚴重。

閻錫山至今仍聯合敵僞向我進攻，我們尤其不能容忍。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閻錫山至今還聯合日僞軍來打我們。」賀司令員把煙斗放在桌子上，義正詞嚴的講下去：「太原和大同在我軍包圍下已有八年，過去有些地區從來沒有國民黨軍隊或閻錫山軍隊的一兵一卒，這裏的日僞軍應該由我們受降，但却在這裏來了個日、僞、閻合流，反向我解放區進攻，最近閻軍進攻太原北格鎮及忻縣西渦城等地時，都有日軍參加，茲經查明編入閻軍特務團及楚溪春、趙承綬之部隊中的全副武裝之日軍，即有三千餘人之多。」賀司令員出示一紙文件，該件係閻部挺進九縱隊三團團部傳令兵高生亮，十八日配合日軍進攻北格鎮時放下武器後呈交者，上寫「今天日本軍在城西郊試射迫擊砲、重機槍，准其向西方山地試射，此致衛戍司令。」署名者爲暫編軍一九縱隊副官長王國棟五月十四日。」他把該件收起說：「一人證物證，鐵證如山。至於僞軍不予解散，反被高官厚祿的優容，那更多得不計其數。閻軍中很大一部份是收編的僞軍，原僞山西省保安副司令趙瑞被閻委爲省防軍第二軍軍長，原僞剿共軍第二師師長楊誠被閻委爲省防第三軍軍長，孫迎士也被委爲省防軍第十二師師長……實屬怪現象，不只我個人感到氣憤，全國人民也是憤慨的。」

某些地區雖曾獲若干協議 亦全被閻方破壞

記者繼又詢及晉綏各地談判情況，賀司令員說：「因閻錫山多方阻撓、破壞，毫無誠意進行和平談判，故大多未獲協議，某些地區雖曾獲得若干協議，亦全被閻方破壞。至今執行部一切命令都被閻方拒絕執行，決定要整軍復員，閻部現在正抓丁擴軍；命令要平毀工事，閻部則大修碉堡，三月十九日執行部專門設令停止運送軍火，現在他還把劉效增部的整師調到汾陽孝義。閻錫山亦未遵行執行小組關於在五月五日前將山西日俘全部遣送完畢之協議，至今圖使日寇向我軍進犯。五月十三日，朔縣閻軍四十三團又違反大同協議，竟派兵侵擾雙方約定不准武裝部隊進入之中立區，在下團堡村以機槍掃射和平的村莊，被擊傷之男女羣衆達九十六名，婦女三人被姦污，牲畜和衣物被掠甚多。……這就是山西談判遲遲沒有結果的基本原因。」

閻錫山最不願意和平 怕老百姓算他的賬

「問題的癥結在那裏呢？」聽到記者的詢問，賀司令員再也抑制不住滿腔的義憤，他激憤的說：「閻錫山是日寇的忠實走狗，他是最不願意和平的。如果眞正和平民主了，他怕老百姓算他的賬！八年抗戰，他就勾結了八年敵人，僞山西省長從第一任的蘇體仁起，到末一任的王蹊璈，都與他有關係。一個外國記者問他同日本人見過幾次面，便逼着問他，他說見過兩次面。……閻錫山八年中只有勾結敵人的「功勞」，是戰犯，要懲辦的。……」

因此，他指出：「我們全區軍民要時刻的警惕，嚴防反動派的進攻，並時刻準備在反動派打來時實行自衛。我們解放區一根毛也不讓他拔去，一個村子都不准他佔領！要知道，我們解放一個村子流過多少血，人民經受過多少苦難?!」

但在談到和平民主的前途時，他充滿自信的分析了當前國際國內的形勢，全世界人民的意向，然後講：「作爲一個革命的、保國衛民的軍人，我是深深懂得：人民是不願內戰再起的，人民都盼望和平民主，國民黨法西斯反動派陰謀破壞全國的和平民主，人民是絕不能容許的，內戰冒險家將被人民的鐵拳打碎，一切玩火者將爲人民的正義之火燒焦。儘管前途還有困難和險阻，但我相信，停戰協定、政協決議及整編全國軍隊的方案，是一定能實現的！」

眼前邊區軍民兩大任務

發動羣衆減租生產制止內戰

今天要節衣縮食過艱苦生活不能浪費

最後，賀司令員指出眼前邊區軍民的任務：「我們今天要做兩件工作，一是發動羣衆減租生產；二是制止內戰。要完成這兩個任務，不論時局好壞，都要辦。如果作不好，時局好了，我們還不上，要掉隊；時局壞，我們應付不了，拿不出東西來。要搞好了，甚也不愁。」他又說，晉綏邊區幾年來，分局的領導很有成績，四〇年時，我們吃黑豆也吃不上，非常困難，現在羣衆都有吃有穿。但還需以更大努力解決吃穿問題，還要搞好生產，大量發展農業及手工業，除過自己用外，還要出口。同時他又反覆的提到：「我們今天要節衣縮食，過艱苦生活，不能浪費。要想，豐衣足食，還得加上一句：自己動手。工作人員最好能與老百姓的生活水準一樣，或稍差一些；也和老百姓一樣勞動，減輕人民的負担！……我們地區太苦，要從節省方面打算盤，不如此，財政經濟便沒辦法，根據地便不能鞏固。」

國民黨當局擴大內戰陰謀步驟

非法封閉北平解放報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北平二十九日夜急電：中共新聞機關解放報與新華分社，已於二十九日下午八時被國民黨當局非法封閉。平市警察局長陳焯所發表之勒令停刊令中竟稱：此舉係奉「中央電令」。按解放報與新華社北平分社於本年二月二十二日發行。解放報在發刊詞中聲明：「以和平民主團結建設」爲宗旨，出版以來，深得社會各界歡迎，銷數達五萬份，打破平津報紙發行額的最高紀錄。但却遭國民黨法西斯派的痛恨，第二期起，即不斷發生報販被毆，報紙被撕毀事件。四月三日黎明前，北平當局曾派大批軍警特務將該兩社社長錢俊瑞以下三十餘人非法拘捕扣押達三十九小時，經各界抗議，當局自知理屈，始予釋放。警察局長陳焯曾當面向被捕者道歉。不意事隔僅月餘，又毫無理由的在南京國民黨當局的指令下，將解放報與新華分社封閉。國民黨內反動派此種非法行動，不僅是對全國言論界的無理進攻，而且也是擴大內戰陰謀的步驟。

忻三區檢討民兵工作

民兵應積極生產防奸 轉變脫離羣衆作風

（忻縣訊）三區開民兵中隊長會議，檢討工作，過去最大的缺點，是對民兵教育不夠，做工作失掉中心，許多民兵只注意抓吃大煙的，非靠鎭民兵，有時三更半夜查戶口，抓住吃大煙的，單純的處罰禁閉，不是耐心的去教育。這些做法，形成嚴重脫離羣衆現象，在會上特別提出今後要轉變作風，防奸與生產應爲民兵的主要工作，民兵應從積極生產防奸中轉變脫離羣衆作風。（楊滿和）

訪問賀龍將軍

穆欣

賀龍將軍從延安回到興縣的消息，興奮了每一個人。——從去年反攻開始，他就率領着千餘晉綏的子弟兵，挺進到敵人盤踞的點線，在幾個月的血戰中，粉碎了閻頑與投降的敵偽的掙扎，光復了二十二座縣城與村鎮，解放了這個廣大的人民。當敵頑開來進犯時，他又指揮子弟兵進行自衛，擊退了兇惡的內戰大火。而當停戰命令下後，他即又含和平的民主的大家也實現前線各地。人民傳頌着他的功績，大家也都企盼着他的辛勞。

前幾天，我和幾個同志一塊去拜訪他。他住在司令部村口一座清靜的窯洞裏，四周圍一遭村莊，如今已經恢復了曾經在敵人鐵蹄下的窯洞，寒木也在柔和的春風裏復甦，而生態的桃花，杏花已經遍地放着鮮艷的了。當我們剛剛踏上門前的低階，賀將軍特有的愉快爽朗的笑聲從房子裏走出來，他像以前那樣的健康，臉上露着紅光，一雙銳利的眼睛，炯炯有神，濃黑的眉毛，是他精力充沛的表現，嘴上兩撇鬍子，和光輝。當他問有時記着的人們，見到他無限的歡欣愉快。

談話是由時局開始的，他在簡明的分析着時局形勢的演變時，不止一次的提到：「目前時局以緊張」是引起聽者的憂慮，但他說：「給予人以堅定的信念。」他在分析結果時，他說：「美國是要和平的，英美不斷打仗，蘇聯也不願打仗，中國人民也不願打仗，就很難打起來，因為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願望，這是不可抗拒的力量。自然，也有一些冒險家們想搞一搞，打算孤注一擲的幹，一些反動派總想以武力來消滅我們共產黨，八路軍，但是歷史已經給出足夠的教訓，今後也還是沒辦法消滅。」

傳播機關中央社介紹解放區的很多誣陷，國民黨宣傳機關中央社介紹解放區人民很多誣陷，天就有什麼「賀龍部二萬餘人佔領延安」一幾，又是什麼「賀龍軍隊已自張家口出動包圍平津」的謠言。當記者把話題轉到這方面時，賀龍將軍帶着輕蔑的語調說：「這些人吃的就是這謠言飯碗！不過這種說說罵是沒有效力的，衹要有點道理的人，就決不會如此卑鄙醜的謠言。當一個政黨的機關通訊社，竟墮落到這樣無恥的地步了。」又提起中央社五月十八日太原電「中共派機襲擊太原飛機場」，在座的人都笑起來，因為五月二十一日我們收到這條造謠消息那天，正是國民黨飛機襲擊興縣，中央社的拙劣造謠恰就成了他們自供。所以他說：「我們閻錫山們掩眼的人民的眼睛是亮的。」

說到復員，一批一批的復員官兵已回到了家鄉，研究的部隊都在積極的建設，在和平建設。但是一些大規模的生產，變他們在什麼鬼名堂，天上地下，調來調去，誰也不曉得了。」聽着他那斬釘截鐵的話句，使人很自然的聯想到，「賀龍」這個名字是代表一種頑強的意志，任何兇惡的敵人都要在他鐵的意志下破滅。八路軍是勝利的化身，賀龍將軍就是一面戰無不勝的常勝的旗幟，他走在那兒人民的勝利就會在那兒出現。沙場征戰三十餘年，他從來未向敵人低過頭，也從來未在任何困難面前躊躇過。當人們遇到不能克服的困難時去找他，只要見一見他，就認爲有了辦法，增長了信心。從幼年起他的事業，就由此而增困難川，百折不撓的精神，都是從中少數歸來。賀龍將軍的威名，永遠使敵人如膽，而使人衷心熱愛他的人民總到溫暖可親。人們會記得，二十六年秋，當那彌漫的國民黨官吏席捲一切潛逃，腐朽的軍隊紛紛西北路的民和祖國的土地遺棄於敵寇爪下，而把撲滅了危局的人民的，挽救了危局；從而人民的子獻一切的決起者的事業，就是賀龍將軍和他的部隊，隨了敵人的背後，抗戰了這邊區變成了一個一代人民的金湯之際，拓展了晉綏解放區，十七年和敵人鏖戰的時候，二十八年日寇在他又隨時的晉中縣中，支援了晉西北的抗戰。民衆同他一切不平原，他用游擊戰術把日寇的幾條鐵路線的平原，使它成為一片汪洋的大海，一個烈火；在這一片汪洋，「要把陸軍變成海軍」。一立即行動，他說：「要把陸軍變成海軍」，才行。

大進，借船、買船，組織，二十天內抓到幾萬軍船隻，就變成了海軍游擊隊」，於組織一部分，迫使敵人把船隻、鐵鎗，大砲起來的活動變成，迫使敵人的游擊戰爭的發展，二十九年又回到這個地區，本就貧瘠的山地，經過一場浩劫，遭受了戰爭的破壞，十冬臘月裏一日三餐的殘酷，戰士沒有飯吃，都終年吃豆子，在一切穿件單衣。但是賀龍將軍應付了這些困難，他在困苦戰鬥的日子裏領導着大戰士，全體軍民戰爭中的大旗，一直到把敵人包圍以後他作了陝甘寧邊區的屏障，堵住了敵人的進攻，抗擊了頑固派的三次反共高潮，在晉西北，全體軍民反對內戰的決心，打垮了閻頑部隊進犯的一二〇師那些有名的戰鬥多了。他們的聲威在外，大家都知道去年十月綏遠戰門中，一批戰鬥的人民，是他當年親手培養起來的。在二十八年晉中戰門中，負了傷的人們，追求他的勇敢，都參加了戰鬥的人包括他的警衛員，都派到火線上去戰鬥。

他這種頑強的意志是和他堅強的黨性及其與人民的聯繫不可分的。在每次談話中，你都會從他對人民愛護的態度上，感到他對人民的深刻的熱愛。他說過：「我們的領袖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救星，我們都是從中國人民中產生的，自己也是從最底層來的勞動人民的兒子。」

(二)〇師，就是一支勞動人民的軍隊，是在最困難的時候成長起來的，他們就是最好的紅軍學生之一。

〈上接一四版中縫〉

乙、本邊區各機關部隊按四六年供給標準，每人每日（一）附於小孩待遇一律由各機關部隊按四六年供給標準（二）中醫發自備，如果在兵站休息，或吃飯中間留宿，早晚兩支各半斤，中支仍收四兩，其餘類推）

各部隊人員，凡屬六兩，菜金一百二十元。

各機關部隊負責應在規定之範圍內盡可能對於人生活加以適當調劑和改善，即按此通知執行。

附註：因北面稍小，故以興縣十六個兵站為準，希即辦理。

司令員　賀龍　副司令員　　

政治部主任　　　　參謀長　　

怎樣防止賣牛

塞風　煥文

工作意見

春耕即將結束，各地賣牛現象又將發生，如何及時設法防止，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茲就已往經驗略加整理，供各地參考。

（一）檢討、改進變工——以春前買牛、春後賣牛，牛主吃虧，大家受損失的事實（賠錢一牛以上，還不能翻地、開荒、鬧運輸等）進行算賬教育，使大家認清翻地放青以外，牛閒吃草時間不太長，同時自己把牛喂好了，將來用時力大，使牛主與變工組的大共同設法解決困難，頂支或補助草料等以保存耕牛。變工組中對牛主正當利益照顧不夠的，如亂人跟牛、用牛不愛惜，把牛弄乏了，減少貼牛草料，不按時付給，不按時償工等等，都應該進行檢討，設法補救，不要使牛主因感到牛吃虧而賣牛。用牛的人吃虧了的，如用牛先後照顧不夠，變工用草料太多等等，也都要檢討改進。總之要使雙方都感到公平有利，並把變工省工不誤農時等好處看清楚些，使大家都願繼續變工，而不是勉強把地耕完就散了。變工能鞏固改進，耕牛便能設法保存與更好地使用。

（二）組織剛荒、運輸等發揮牛力——把變工團好，一部份人在家鍘草，一部份人出外一面開荒一面放青；接下來就可翻地（能除害積肥，增加收穫）。只可組織運輸，或在附近攬牛營生，如給人家推磨，拉碾子或臨時攬送東西等，換取人工鍘草或賺草料。

（三）解決草料困難——還有很多辦法：一、組織兒童放牛組，使不長於鍘草的兒童組織起來合夥放青，或在變工組中抽出年老的人放青，別人在變工給鋤地；二、寄牛放青，「大川寄草不多，不便放青，而山地村草多牛少，川地牛戶可找親友熟人關係，給以適當報酬，讓山地村給牠放青用。三、牛工變牛草，人工多而牛工缺的地方，無牛的人先給牛主鍘草，將來還牛工翻地或駄運東西；四、變工隊每天回家時捎一把牛草，或抽專人去遠處割牛草；五、節省與整飼草料，多喂豆萊、雜草，節省穀草，節下的乾草屑不要倒了，用篩子篩去土又是好草，吃剩的乾草節在碾子上壓一下，也能再喂（這樣每天能節省三斤草）；保護麥秸、莜麥秸、穀草、雜草、黑豆等交換，不要換了。提倡大家互相調劑，或以柴炭等交換，不要賣了。

防止賣牛可以有很多辦法，總的看來是得把變工搞好，變工不鞏固的，由大家研究解決問題，這樣變工搞好了，賣牛現象便好防止了。

興縣瓦塘村商定辦法

防止賣牛發動配牛種

（興縣訊）五月十六日召開毛任會東，因春耕即將結束，爲長期打算，解決明年耕牛不足，大家特提出防止賣耕牛與積極發動配牛種等辦法，決定：一、今年春買下的牛不賣，或按定價折給一人喂。二、組織兒童放牛組。三、用全區缺少耕牛一一五條以致今年春耕發生困難的事實，教育黨公牛戶准別人配牛。四、發動養母牛戶配牛種。五、民衆合作社準備趕七月買小牛十五條，明年春耕即能使用。十六日全區村長會議上，以將瓦塘這些辦法在全區推廣。

（孫敬設）

張瑞去年賣牛吃大虧

石白頭今年不賣牛

（臨縣訊）二區石白頭村今春二十七戶集體買回耕牛六條，現在地快耕完，怕喂草料，都準備用賣後明春再買。安家莊張瑞和石白頭村一樣，區村幹部發現後，就和群衆開了個座談會，張瑞在會上說他去年賣牛吃了大虧的事情，他去年買牛花了二十二元白洋，耕種後賣了二十元，淨賠十二元白洋。餅糧喂牛只有七個月時間（還有秋閒地用牛時間在內——編者）除放牛外，喂草也喂不了多少。今年買牛用本幣五萬，現在只能買兩個牛，於是石白頭二十七戶和他變工，老漢說：一牛一喂多。劉的群衆在他教育下，都不願賣牛了。村裏一戶老漢自己也喂一個牛，於是石白頭二十七戶和他變工，老漢說牛放青，衆人給他鍘草。安家莊幹部更準備好好檢查，看影牛組存在些什麼缺點，看有誰要私心，大家是否有意見，來找賣牛的原因，注意用各種辦法教育群衆解決問題，來保護耕牛。（效毅、月金、振華）

綏蒙區各縣

將召開縣農代大會

研究鞏固貫徹減租等工作

（新華社集寧三十日電）綏蒙區經過廣泛的減租清債運動後，成千成萬農民參加農會。目前，各縣正積極召開農民代表大會，並正式成立縣農會。除涼城縣農會於今春一月成立外，其他集寧、豐鎮、陶林、集等縣均定於六月上半月相繼舉行，以總結半年來工作經驗，確定今後工作方針，各縣農民代表大會的主要議題，將是如何團結農民，保衛和平民主建設，繼續貫徹減租生產，防睢自衛，改造村政權。現在，各縣已發出告農民書及對選舉農會的通知，號召大家組織起來，爭取徹底翻身而奮鬥。

臨縣柳家山

柳文進兄弟才減了租

提高群衆覺悟，靠群衆自己起來幹，減租工作才能搞好。

（臨縣訊）二區柳家山柳文進柳文海，是租種地主柳文海十四畝地，三弟兄柳文保給柳文海攬工，弟兄三個成年勞動，自己爲地主勞動，過日子吞嚥嘴菜的過日子，地主會買人，柳文進娶婆姨借給幾十元白洋娶了婆子給住，過去減租時，幹部叫去開會，講好幹部參加減租能翻身，地主劉倒農民的大道理，大道理的不能解開心裏的疙瘩，是說：「柳文進對人講，說：「租子減了人好實說：「我們有的幹部怨柳文進不好，還說：「你餓死，給地主當狗喝，你是個腦瓜，「你真是個腦瓜」，這次又發動群衆的前面，使得柳文進以後就鬆瘡不見幹部就說「！」主當狗，給地主當狗」。查租時，副村長和農會幹事就去柳家山幫助工作，到變工組裏同柳文進一搭耕地，拉閒話說起爲甚減租不減底的話來，柳文進說：「好你們哩，還有個不願要吃食的人？就因我來說吧，沒地種人家地，沒房住房，娶老婆借錢，再減心不去。」副村長說：「誰對咱有一點好處，咱也記得是對的，好人有良心。但是人才過來想一下，對地主爲什麼過去不租，咱不這麼好，減租是按勞動來減，應該多分一點受苦，柳文進二百來垧地，他不勤也吃好穿好，要你們不勞動，他就穿花皮褂，吃不上了。」再說：「借的錢，我就不實東西，租他少點石的，你食，他借點東西給你用用油酸，你有錢就能買，又不能依靠地主一輩子。」

柳文進想了一說：「這話說的對了，說國三十二年地主故意說我地種得不好，就把地奪走了，……」柳文進說：「那年我給回一擔，格外說那年我給地主又一格，從前弟兄兩個因人……」

（又訊）張家山們戶柳文海等，他們不滿租而發動找地主退租，一共退出三石二斗，多粗多斗八升，九斗八升多。

減租生產結合進行經驗

（本報訊）據新華社長治電，在晉冀魯豫新老區減租生產結合問題上，獲得以下的經驗：（一）查租依托生產互助組進行，村幹部參加互助組分工領導，隊長與各互助小組長負責生產互助組領導，指導員副隊長副組長負責減租工作；（二）利用各種場合繼續發現租佃問題，如在飯場一面吃飯一面討論，在種地休息走路可以進行問扯；（三）每日發現的租佃問題，在吃晚飯時集中起來，經過隊長與指導員各組長的討論後，大問題在民校解決，小問題就在小組自行解決，以免浪費時間。自實行以上辦法後，不但步解決了減租生產的矛盾，減租與生產也更向前推進了一步。

、（一）每人每日菜金一百二十元，早晚飯每餐各收菜金六十元，中餐收小米四兩，[illegible]（如[illegible]定[illegible]）[illegible]小米四兩，免收菜金。（四）本邊區免費招待[illegible]（如[illegible]鄉、員及其他特殊者），每人每日小米[illegible]。（五）不得從中剋扣，來改善本站工作人員的生活，若有此種不良現象發生，該站負責人員應受處罰，特此通知

交通局長　陳希雲　副局長　劉[illegible]

苦農民的一員，幼年曾在田地上勞作過，因此他對人民有着最深刻的了解和真摯的同情。他的軍隊有着嚴格的羣衆紀律，他時常教導部屬說：「我們的軍隊與人民的區別，只是穿着軍服，帶着武器，它就是站在最前綫與敵人衝鋒肉搏的武裝人民。」[illegible]早年，在[illegible]冬季反「掃蕩」中，一[illegible]隊伍轉移到偏僻的小村，因羣衆對敵[illegible]，一天多沒吃飯。副官設法找着些南瓜送給他，他嚴格追問給沒給錢，副官只好說：「老百姓還沒有回來，我找了——」可是他說：「老百姓走了，這樣也不行嘛！同志，你在日本人手裏，也不成，可以挽回；從那以後，在副官的腦子裏更留下一個永遠磨滅不掉的思想：只有不侵害羣衆利益的軍隊，老百姓自己的軍隊，敵人永世也打不垮他。

在談到和平談判時，他說：「一頂帽子可戴兩三年，衣服也可穿短些；每人能省一頂帽子，就能養活很多人呢。」他是這樣隨時隨地想着人民，爲減輕人民的負担打算盤。他到任何地方，都找羣衆談天，了解羣衆的要求與困難，而且馬上幫他們解決。去年八月二十四日到汾陽張家莊，他見門口有幾個老百姓，問到羣衆知道是爲部隊送草，立即命令部隊把草送回去了；訓令給部隊：「凡是自己能做的就由自己做，不准動員民伕。」十月二十二日到左雲，他[illegible]步行時看見一個和尚與尼姑，他便和他們談了兩個鐘頭，把日寇的制削，揀和共產黨對宗教的政策告訴他們，使那些人素對我軍存有的成見立爲減少。他又看到那些人[illegible]日本豬和日本羊，回來便告行署去收集一下，送到根據地改良家畜品種，發展羣衆的副業。

在部隊中，賀龍將軍是被部隊萬衆一心愛戴、擁護的，嚴整的部隊就像一個和睦的大家庭，他幾乎對每個兵的疾苦都知道，是部隊中的一個成員，關心每個官兵。我在那時，停留到的短時期內，稱他作「賀老總」。工作在北綫，一個司令部來向他到許多人在住處別。使我深受感動。在北綫，一個關籍的士兵，父親不慎被地雷炸傷，家中還有老母弱妹，士兵請假回家去看看，說過幾天後即歸隊。他不要這個士兵歸隊，勸他留在家裏好好生產，建立家務。去年九月十九日行軍到平魯口子上，隊伍走了近百里路，快到時下了雹子，小河裏石子攪水二三尺深，許多部隊淋的衣服都濕了，有些過不了河。同時當一帶敵人燒壞利害，全村只有一間房子有門，這一間房子的房東是抗屬。就爲他號定這間房子，唯一完整的房子，但他並沒有住，部隊到了，老鄉們在造房子，他不願打擾老鄉，一直在勞動的房子裏，他要住下。給大家都[illegible]，把所有的衣服、找房子，派人去接來到他的騾隊，把所有的人安頓下，他到十一點後才休息下來。對於傷病員則更關心。二十九年冬季反「掃蕩」一期間，某次戰鬥後他騎馬到半山，見一個戰士躺在路上，痛苦的呻吟着。他便下馬步行，讓那傷員騎上馬，那戰士一回頭，非常感動的說：「傷員要騎不上是不是……」好一定陣，長得吃苦，[illegible]：「師長，你不能騎了，你不吃飯怎行，一路走着不住，說話的聲音就我不住傷口痛了。」現在想起來，師長說話的聲音，直到現在我還記得。

他在不久前到過北平，所以又談到對北平的觀感。他說北平的羣衆[illegible]覺悟很高，可是我們民的[illegible]很大，[illegible]比如民衆說：「從前很多事情都不懂，美國人來了，日本人走了，但是我們老百姓知道了，次[illegible]擁護[illegible]，我們還是[illegible]吃[illegible]。」他說英國人給小孩子吃飯，他也給老百姓[illegible]，[illegible]百姓，他只知道了[illegible]，一個八年抗戰，我們沒有忘掉你們，所以我們在[illegible]說：「解放區能夠出來的時候，我們心裏[illegible]，[illegible]至四萬份，登了一萬七千份，許多老百姓[illegible]說：「蔣介石」一文，第一次印，後來又添印，數字又[illegible]：「爲什麼要不多印些？」天津人[illegible]給[illegible]印到本天[illegible]，來了以後，在日本投降時，北平有一百八十萬人，只剩一百六十萬人；二十萬人來到解放區了。」對於人民的意向，這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最後話題轉到文化工作，我們談到很多有益的教育。從戲劇到報紙，由寫作到演出，其分析的作品，我看到些報紙上[illegible]作品很有成就，我看到他在報紙上[illegible]像他作的[illegible]，羞愧的覺着我們新聞工作者不够，[illegible]。精神上不論說什麼，人也不多，他都談得那樣深刻而且提到思想化的高度，使你永遠都不會忘記。他對文藝批評家的作用，他談到報紙上的新聞工作，他談到報紙時，好的文藝批評家寫作上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就是一個很好的文藝批評家而又是一個很好的新聞工作者，他又强調：「一個好的作家，……」是一個真正的作家，是文化工作者的最可貴的……「珍視」和「虛心」，但他把一個功勞歸給人民，歸給革命，他也是他的部隊的勞績，他說：「一切成就只是他們努力做好的一個居功，沒有一個做的事情，他們的共產黨員，沒有一個共產黨員是爲人民服務的！沒有一個賀龍是質量的人……」[illegible]就是這樣，他說：一切成就都是人民的，他也建立了他好多功績，然而他是一個偉大的共產黨員，正是一個爲人民服務的戰士。

當天學的同志們都漸漸的消散了，夕陽的餘暉在窗口，金色的餘光灑滿了一天。已經說他的時間很長久，便告辭出來。歸途中，我被一種欣奮的情緒鼓舞着，他們當我把這一天的見聞告給同志們聽，我覺得他們也受到這種欣奮的情緒的傳染了。

這次去拜謁賀龍將軍前，我翻看了一些有關記載和介紹他的書報。繼他亭將軍在二十九年寫過一首題名爲「賀龍將軍」的七言絕句，其中寫：「龍將公忠似趙雲，天真活潑更超羣，……」美國名記者比爾斯坦亦曾言：「賀龍將軍是個天生的領袖，……」似乎是一個典型的「戰勝的將軍」。正如宋德偉而是和[illegible]有一種吸引人的品格，似乎能使所有跟隨他的人而且高興，要和他有過一點關係的人都顯得有生氣，那種平靜而具有原始的力量，好像和他民族和民族的[illegible]的[illegible]中間表現了革命的「似乎」字眼，倒不如說是像諾夫人說的，他們現得很好的中國人，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文字中的「二十八日夜」五月三十一日夜。

不讓一顆麥子落到閻錫山、傅作義手裏！

組織起來以勞武結合形式 展開群衆性護麥鬥爭

各地頑軍結合僞軍出犯搶麥

本報綜合報導：頑民黨軍，近結合僞軍向解放區搶麥。（1）晉中方面——統一次同蒲正太沿綫閻軍，於本月中旬相繼召開各村「閭長會議」，宣佈所謂「搶收」紀律，規定如不能完成搶麥任務，即須「自裁」。十五日，閻軍由太原榆次等三路向晉中解放區產麥區進攻，侵佔南莊、永康、孟村等村鎮十餘處，現正積極搶修榆（次）太（谷）汽路，以便搶麥，汾陽、孝義，閻方集中五千餘人，連日不斷出犯搶麥。二十日，當地八路軍在自衛戰中，擊退搶麥閻軍，恢復南尹封，並消滅閻軍三百餘人。侵佔四谷之閻軍，亦被迫退回徐溝城內。（2）晉南方面——國民黨軍及閻軍分三路向產麥豐富的汾南解放區進攻，一路爲國民黨軍一六七師及閻軍七二師各兩個團，由安邑、運城北犯；一路爲閻軍三九師兩個團、閻軍十五專署政治保衛營及新絳鄉團，由新絳南犯；第三路爲國民黨軍廿七軍三十一師五千餘人，統由七二師師長艾子謙指揮，自七三日起已向裴泉、稷山、猗氏等地八路軍展開進攻。（3）豫北方面——劉時主持之「鄭州治安會議」結束後，僞孫殿英一部與汲縣保安團即開至該縣上下莊，開始搶麥。洪縣保安隊亦出發至三區搶麥。安陽國軍已將城外二三百米周圍的麥田搶割一光。鑒於此緊張形勢，本報昨日特著文號召「組織起來保衛麥收，不讓一顆麥子落到閻錫山、傅作義手裏，不讓反動派拿我們血汗的收穫來屠殺我們！」冀魯豫日報亦發出緊急號召，動員冀魯豫全區三千萬人民起來保衛麥收，該號召指出國民黨反動派搶割民麥，作爲他們內戰的口糧，並圖困死解放區人民，全區軍民應立即組織民兵自衛隊武工隊，保衛羣衆收割，以勞武結合的形式，展開羣衆性的保衛麥收鬥爭。

現在冀魯豫、太岳兩解放區人民正積極從事保衛麥收。冀魯豫區菏澤、滑縣、陽穀等十餘縣八千餘村莊羣衆，已爲保衛麥收全部組織起來，訂出看青辦法，普遍組織看青隊。太岳區沁水、安邑等地羣衆亦在反對閻軍搶麥口號下，完成了「快割快打快藏」的準備工作。各地從廿五日起放假一月，假期中教員帶領兒童幫助割麥拾麥，送飯，照顧牲口，並隨時在大衆黑板報上揭露閻軍搶麥活動與特務的造謠破壞陰謀。

興縣任家坡羣衆 自動抽出土地 幫復員軍人建家

（興縣訊）四區任家坡自然村有復員軍人張秀周、王鍵子、王啟良三人，開始因來窮，調劑動員，只共調劑給他們三五坪地，十三塊都是山下的不好地，村主任高萬祿還說：「咱村老百姓的土地還不夠種，再調劑羣衆不滿意，還是叫他們自己解決吧。」村長劉旋芝聽到這些反映，立刻召開自然村幹部會議，從思想上說服引導大家，高萬祿首先反省說：「我以前忘了復員同志是保衛咱流汗流血的，以後一定要很好的安置。」農會幹事白紅由說：「復員是爲了減輕老百姓的負担，因國民黨的封鎖他們回不了家，假如咱們復員在人家那地方，又見不上父母、婆姨、兒女，我幹部、羣衆都不理，你說難活呀不？將心比自己，還用問旁人？」他這幾句話打動了會場每個人的心，你一言我一語的吵開了，都認識過去沒有很好安置復員軍人的不對。當晚即開羣衆會重新安置，先讀了安置復員軍人條例以後，由羣衆展開討論，有的提出任家抽上一塊好地，有的說：全村人幫助他們三個人就是來了。接着你一塊地他一塊地，全村共有十四戶自動讓出的，計坪地三塊，好綫地十地三塊，還有農會坪地三塊，開下的好地五塊，軍隊去年共幫助三人解決了廿四坪地，人梁地六塊，平均每人二塊。本村退伍軍人呂候仁因沒地可種，用自己的牛不要工資幫他們耕種兩禳地。其他牛工都由村裏幫助，除張秀周自己有一頭牛外，其餘秋收耕種工作，也由羣衆借給。後將付工資，婦女給他們縫補衣物，羣衆幫占年勞動婦女三位復員同志在幹部積極生產，把村裏調劑的土地都種上了，已經開荒。」張秀周說：「我比我的爹娘還親，大家比我自己家的人還好，不管在家不在家，咱們都要認真使喚，毛驢、白羊、大海（劉[illegible]）、鐵子[illegible]」

閻錫山軍侵犯中 清太徐百座小學被毀停課

我政府正努力救濟離校師生

（新華社汾陽三十一日電）在漢奸僞軍侵犯中，我清源、太原、徐溝三縣的十一座高小，八十六座初小，在此次閻錫山大舉侵犯中，遭到極大的破壞，一百八十一個教師和五千九百二十個學生被迫離開了自己的學校，完全停課。一百八十一個教師和五千九百二十個學生……清源西谷完小校舍被閻軍焚毀，一切設備儀器掛圖都被搶光，文具搶劫一空。有悠久歷史的學校，如爲汾縣的徐溝南尹完小，已被毀。此外三縣的教育事業，已被摧殘，大量的被損失，此刻三縣教育界同人和廣大學生已一致發出呼籲，對閻錫山專橫的罪行，極大的憤慨和不平。我政府以極大的關懷和安慰，從各方面抽調了大批衣服、被子、鞋子，解決他們的困難，供給糧食和書報，吸收他們到分區幹部訓練學習，並成立了清、太、徐臨時完全小學，已經上課。（宏瑜）

靜樂羣衆爲復員軍人 調劑土地幫助耕作

（本報訊）光榮歸鄉之復員軍人，縣府爲使復員軍人安置得所，靜樂縣府特設立招待所，凡路過本縣復員軍人，均予招待，所內伙食很好，一般可隨便吃。水、洗腳，住過的軍人無不稱讚。復員軍人回來時，縣府使其務農生產，有些鄉村同志提出「照顧不起，顯出「幫助復員軍人中，絕大部份復員軍人是本縣人，有土地，但有部份回去有困難的家庭，縣府與羣衆團體，都努力幫助。後，全家團聚，有些土地不足或勞力缺乏的人，各村經羣衆都給設法調劑土地並幫助耕作。外籍復員軍人，政府給分配土地，羣衆讓出房子借給傢俱，並給予代耕，使之安家立業。如[illegible]讓出給六畝地，並把部隊開出之荒地給復員軍人。陳[illegible]復員軍人，縣府給他安置，別的成及年老的人，幫助做外出安置大夫，莊有一年老復員軍人，羣衆給他種了十幾畝地，並他到招待所去，把招待他送了。井村有一殘廢軍人，村羣衆請他擔任小學教員，他工作情緒很高。（李）

對改造退職幹部的一點意見

編輯同志：

兩年來，崗縣三、五兩區對退職幹部的改造，是起過部份作用，但有些村子領導上還注意得不夠，因爲退職幹部們不是在領導上應成爲經常工作之一，因爲這些退職幹部，在領導上對犯錯誤的幹部處理也有些錯誤，但領導上對退職幹部過去工作時雖有些錯誤，回到村裏，不但對工作不起作用，反而有不好的影響，他們退職幹部與退職幹部互相瞧不起、鬧對立，在職幹部只是厭惡退職幹部落後，沒有進行着意的教育，背後亂說，退職幹部見了，更加悲觀失望，有些思想最壞的，專門找岔子，如去年張家灣的退職幹部，糾集壞人，活動羣衆，抓住在職幹部工作作風的弱點，誣告中隊長，但沒有告准，後來又活動羣衆把中隊長鬥了一頓。這些退職幹部，過去在工作中，有的是貪污腐化，自私自利，有的是工作目標不明確，釘子碰了，悲觀失望回家的；如果對這些人不抓緊教育，發展下去會越來越落後，根據我們的經驗，應在各種工作中有計劃的召開退職幹部座談會，五相檢討，五相學習，加强團結，彼此反省自己的缺點。如張家灣、岔上、大蛇頭在開會後，退職幹部反映：「這個會真把閻氣個出來，肚子也舒快了！」在職幹部覺得在會上學習了不少東西，對今後領導使用幹部上幫助很大。經過教育改造的退職幹部，有些還可以重新工作，有些不能充任幹部的，也和我們是一致的。因此，我們計劃在今年仍繼續抓緊教育，改造這些退職幹部，把他們的思想提高，但要做好這一工作，首先應在職幹部的思想，使他有信心的把這一工作搞好。

劉立漢

民盟張東蓀氏 呼籲急起制止內戰

他說：「中共拿實力來教訓那些黷武者，我們要拿民心來教訓那些黷武者。」

綜合電訊：民盟中央常委張東蓀在平發表講演，大聲疾呼「必須和平才有民主，實行民主，和平才有保障」。他說：「今天國民黨內有一批軍人，他們是靠打內戰起家的，除了打內戰，他們找不到一點出路。現在全面內戰危機十分嚴重，不急起制止，有可能自關外引進關內。」張氏痛切地希望：「只有和下去，國民黨現在只有趕快再來一個改弦更張，根本澈底全面的拋棄內戰。」他說：「我們手無寸鐵，不是中共，但是我們能明辨是非，中共拿實力來教訓那些黷武者，我們要拿民心來教訓那些黷武者。」平市民主週刊、集納社等八大雜誌亦發表宣言，內稱：內戰一天不停止，我們一天不停止反對內戰的呼籲，這是中國人民的唯一生路，一定要堅持到底，不達目的誓不休。宣言並要求：立即無條件停止內戰，一切問題用政治方法解決，立即實行政協決議，撤換堅持內戰的將領和官吏，根絕特務。

重慶張雪岩氏著文稱：國民黨無任何理由調動大軍去東北「接受主權」

又訊：重慶「聯合三日刊」發表張雪岩氏一文，緊急呼籲「停戰第一，民主第一」。張氏指出今天內戰之所以擴大，是「因為在朝黨中的反動頑固份子不願民主，反對民主」。如果執政黨認為國家土地人民的主權是屬於一黨，中國人民自有百分之百的理由來反對，如認為是屬於全體人民的，「就不能濫用人民付託的政權，進行禍亂國家為害人民的內戰」。張氏認為在三月二十七日國共雙方簽訂東北停戰協議後，國民黨無任何理由去調動大軍「接收主權」了。因為一東北日寇早已投降，那邊的日軍早被解除武裝，蘇軍又已撤走，國土主權復落中國人手，政府本應根據民意積極施行民主，與民更始，現在不此之圖，反於國土收復主權恢復後，動員「九一八」以來未有之兵力，誇着美國幫忙的精良配備和武器，進行內戰，除了中國人民在那裏，我就不知道要攻擊消滅的敵人共是誰了。」

湖南省人民 餓死三百廿多萬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綜合中央社二十九日京、渝電訊稱：湘省人民餓死已達三百二十餘萬。該省人士分向南京糧食部及糧食部駐渝辦事處提出迅速撥糧救濟及停徵軍糧等項要求。

北平國民黨軍事當局 密令所屬「掃蕩」冀東我軍 此項密令已為我冀東軍區截獲

（新華社承德二十九日電）中共冀東軍區截獲駐北平十一戰區司令長官部五月二十六日給其部屬機密命令一件，全文如下：

（1）本區以肅清冀東匪區以利今後作戰之目的，應先肅清香河、寶坻及薊縣附近共軍，開始時間預定為五月三十日晨。

（2）北平區掃蕩指揮官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李文，掃蕩部隊：甲、北平區所屬部隊及保安團隊；乙、戰區預備隊：A，第二十一師（欠兩營），B、第二十一師（欠一團）又一營），C、戰車一[illegible]。以一部向三河[illegible]攻擊，以主力之側翼，分由通縣、河西務附近，要佔香河後，攻寶坻，另以主力之一部由楊村附近，先殲佔[illegible]黃口，候主力部隊佔領香河後，再與主力會攻寶坻，肅清香河寶坻各該區附近匪軍而佔領之。

（3）天津區掃蕩指揮官九十四軍軍長牟廷芳，掃蕩部隊天津區：A、步兵兩團（欠一營），B、砲兵一[illegible]，C、[illegible]，D、[illegible]……河後，以一部肅清[illegible]區匪軍，以主力迅速[illegible]民衆武力，以主力向西台附近匪區進剿，肅清以西附近匪軍，而佔領之。除分令外，遵照辦具報為要。

杜魯門反勞工建議 遭美國人民激烈反對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華盛頓訊：杜魯門總統二十五日在國會發表剝奪工人罷工權利的演說，以及衆院通過反勞工法案後，在美國工人各大職工會領袖、進步團體及民主人士中引起了極大憤慨和一片抗議聲。

在工人方面：四十萬煤礦工人至二十八日午夜止，仍不顧政府之威脅，繼續罷工中。華盛頓州托爾波甫煤礦工人、二十七日自動離礦罷工，抗議政府之壓迫與干涉。紐約產業工會聯合會及勞工聯合會總罷工戰略委員會，二十七日下令具有三十二萬人口的羅徹斯特城市的四萬八千名交通工人，於二十八日一律罷工，工人會舉行示威對市政當局禁止罷工提出嚴重抗議。即將到來的全國海員大罷工，將不顧政府之干涉，仍按時舉行，他們非至達到增資與改善工作條件之目的不止。

在職工會領袖方面：據美聯社華府二十八日訊：產業工會聯合會主席摩萊在致全體參議員的電文中，嚴厲斥責「在瘋狂的歇斯底里中，竟企圖利用國會立法案來毀滅我國的勞工運動」。勞工聯合會主席格林稱杜魯門之綱領，為「主張在法西斯制度下奴役勞工」。產業工會聯合會所屬汽車工人聯合會，曾請摩萊立即採取措施，把一切有組織工人聯合在共同行動中，以擊敗杜魯門之建議。全國農民聯盟，抨擊杜氏綱領為「公開的赤裸裸的法西斯主義」。美聯社稱：「各大職工會並暗示將轉而支持華萊士或澱貝爾出任下屆總統。」又據合衆社訊：美火車工人兄弟會主席惠特奈，宣佈對杜魯門作「政治戰」，他力稱：「如果杜氏在一九四八年選舉總統時參加競選，則誓以兄弟會之全部四千七百萬美元基金擊敗之。」受杜魯門壓迫而停止罷工的機車職工兄弟會主席，則譴責「杜魯門為政治侏儒，一九四八年後決不至再任總統。」

在進步團體與民主人士方面，據美聯社華府二十八、九日電：獨立公民藝術科學委員會主席前內長伊克斯二十九日宣稱：杜魯門之立法要求，為對美國勞工基本權利傳統前所未有的最嚴重打擊。」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發表聲明，譴責杜魯門建議為「極權主義」。

據合衆社訊：有力之參院議員四十二人，二十七日反對衆院通過給予杜魯門以緊急時期權力來應付罷工，反對者認為「這是一種違法治罪」。預料杜魯門之反罷工建議在參院中將展開日益激烈的鬥爭。

執行組中共人員 不斷被侮辱毆打拘禁 我已向國方代表提出抗議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最近各地不斷發生執行組中共人員被侮辱毆打拘禁事件。不久前，棗莊小組中共代表甘重斗、譯員吳武漢在棗莊中興公司附近被便衣特務毆打，甘脊骨被擊斷，吳生命危殆。二十日，山東二十一交通小組中共代表代理人辛冠五從高密搭車回八路軍五旅駐地，在蔡家莊車站繼被偽軍趙保元部非法扣押，迄今下落不明。又山西平陸八路軍聯絡組長王興中十五日遭偽[illegible]山軍非法拘捕，押於城西北張村，備受百般虐待。中共方面以國民黨反動派肆意蹂躪人權，執行組中共人員安全毫無保障，調處執行工作進行困難，已向國民黨代表提出抗議。

記崞縣人民的控閻運動

曾樑

（續完）

閻軍進行了黃牛戰鬥以後，卑鄙無恥的幻想收買這些同胞給自己罪惡的屠刀帶上倒善良的外籍，就給城內的百姓遍說：「執行小組，若開黃牛戰鬥，你們就說是八路軍先打第一槍。」這些被他欺騙得逃不過氣的老百姓，當面就碰了他個焦頭爛額，非常巧妙、恰當、有力、明朗的回答道：「還不行呀！『八路軍先打第一槍』，他們就沒有來進攻你們，你們是『被迫自衛的』，況且，為甚就跑到人家的陣地裏去了呢？」[illegible]這是一齣意味深長的悲喜劇哩！繼此以後，又有更多更多的意味相同！而劇情新奇的節目演奏起來！

閻錫山說他的「省防軍」、「綏靖軍」、「進步社」是「國軍」、「人民的福利社」、「愛鄉團」；群衆說是「進展軍」、「生蘇軍」、「幾步社」（即不長遠）。閻錫山說日軍是「友軍」；群衆說：「那（指日軍）是你們的老家神（即老祖宗）、後台老闆！」閻錫山說：「兵農合一」是「我們萬一死仇人」的「聚寶盆」；群衆說，是「餓死人」、「臭屎盆」。一二月初，閻逆派其爪牙——「工作隊」、「治村村會」、「警衛隊」八十多人，到距城二里的下王村實驗「兵農合一」，逼死了村民李永合，群衆不顧刺刀的威逼，對這些傢伙展開了劇烈的鬥爭；白天，「工作隊」在地裏插上界牌，黑夜，群衆就給他拔的扔掉！如此鬥來鬥去，鬧了好幾天。閻逆的縣長看見行不通，就向閻錫山苦訴道：「實行不成」。閻錫山嗎咐着：「我在一天就得實行一天！誰反對，就按『偽裝份子』奉此就地懲辦！」縣長就把這「勸令」扣到「工作隊」頭上。「工作隊」又扣到「二娃」頭上，「二娃」就自己並沒有了什麼任「工作隊」——任「二娃」。地，只是為李永合的死而義憤：「工作隊」想收買他，試探他道：「二娃，你回答「兵農合一」一句話：『好！』好吧了！」他只好乾脆，把人就逼死了，在拉攏之後，病狂的閻「工作隊」一血口噴人：「好份子！」「反對」時，就把「兵農合一」娃押至崞縣城下。大至今生死不明。群衆都怒吼起來了！除了更加強學習的鬥爭以外，就「一」是人們的狗日的，「我們餘縣（該村老百姓的話，指西起解放區）於是，控訴閻逆的民主區公開！」狀子一張張、接一張雪片似的投到縣政府軍、來部隊，有的是以團體的，有的是以個人名義寫的，……總之，為了生存，他們是不惜一切的怒吼出了內心裏的積憤和要求，悲憤的地主孫悅先生致閻錫山的信中，寫道：

閻先生：你回來啦？好！好！好！八年戰爭中，我們被日寇蹂躪！壓迫！屠殺！……無日不在水深火熱倒懸之中！我們盼望你老人家回來，拯救我們！安慰我們！不想直到了去年日本投降後你才回來。罷！罷！罷！甚不甚回來啦。好吧！於是我們就長出了一口氣，心中想到：從此準可得到一點幸福啊！

不料！你老人家摸過一下車，就拋出個「兵農合一」來！這個政策，一經試辦，就演出悲劇來！人民不是瘋癲，便是逃亡！至於！變成疾者，更不知多少！這樣一來，就把我們從前的綿希望一變而為悲觀，至極的失望！在你來說，我看看了看，想了想，「兵農合一」真是無異於「飲鴆止渴」！可是，你老人家為什麼硬要實行呢？難道真個還要我們遭八年被日寇蹂躪得不夠了再蹂躪幾脚，叫我們死得更快更慘嗎？！

嗚呼！人民何辜？遭此惡毒！！現在，為了全山西人民，同時也為了你，我們希望你把「兵農合一」「早點」收起。不然，不但行不通，恐怕要丟人！場台！甚而至於被「捕」不信，請睜開你那血眼看看，民主的潮流，已到了萬物不可抗拒的時候，你們這些螳螂之臂，焉能擋住？！

孫悅　一九四六　三月二日上

這封信，在崞縣人民代表會上宣讀了以後，引起了四十多位代表熱烈的討論，雖然代表們批評說：「這裏面對閻錫山還有幻想的成份，是不應該和糊塗的地方。」但是，大家一致認為：孫先生的這封信，是閻頑的暴政壓榨出來的血淚語！

控訴運動的展開到這個時期，閻統治區的人民完全結合了解放區人民，相互推動，共同醞釀着一致的行動！最集中，最偉大的一次就是全縣人民代表會議上的「時事座談」和「反對閻逆結合起來」。只有這樣，結合起來，「縣議會」才能取得共同的勝利——贏得停戰、政協、整軍三大協議在全縣、全山西迅速、澈底的實現！

這個偉大的控訴運動，正方興未艾！我以虔誠的心情，祝它更茁壯大！開出更美麗的花！結出更偉大的果！

三月十二日　於人民代表會議閉幕時

「共產黨救了我們」

豐鎮群衆劇社集體寫

在舊社會裏，我們被人家看成下賤的人，「王八、戲子、吹鼓手」，「窰子頭」，社會對我們這一類人是舊社會對我們同樣的稱呼。我們同樣是人生父母養的，生活的困難，逼着我們忍氣吞聲的當了「戲子」，誰願意像妓女一樣的討人們的高興呢？！

八路軍解放了豐鎮，我們的班子改名叫「群衆劇社」，由過去的班主制變為公營制，每個人都是主人，賺多少錢都是大家的。八路軍不剝削我們，派人來，不吃、不拿我們的，幫助我們成立大劇社，改善生活，研究舊戲，講國家大事，還排了新戲，有「兄妹開荒」、「三女拜年」、「口袋」、「陸文龍」、「下邊庭」、「七當鐵」等。這些戲演出來以後，使我們思想上起了很大變化，過去演戲是給人家消遣、享樂，沒有教育群衆；現在是為了教育群衆，證明多高的技術沒有革命的教育內容也是沒有用的。你聽！現在叫的戲，不是「九罰陣」了，是「除閻魂陣」、「兄妹開荒」了，「顛倒相如」。舊社會叫我們「戲子」，八路軍叫我們是「藝人」、「同志」。為什麼同樣一個人，在兩個時候會受兩樣看待呢？現在閻清楚了，八路軍是老百姓的隊伍，給我們帶來了民主、自由、幸福，我們不會再受人欺侮，再不會被人家看成下賤的人了。我們要永遠跟着共產黨，洗清我們身上的舊思想，正如戰鬥劇社贈給我們的紀念旗上所寫的「推陳出新」（毛主席的話）四個字，我們一定要照着這個樣子做，來回答共產黨、八路軍對我們的熱情。

……行署財政處第……令……過往人員的供給標準規定如下：……生活，同時還發津貼……一兩……，由糧食局扣除四兩作為中餐費。（二）每人每日不滿五週歲以下之小孩每日只發奶費一百五十元，不再報發中餐費一百元（發奶費的小孩不發），如果客人在兵站……糧食、菜金與中餐費。（四）本邊區……鄉人員免費者，